

GAN XIE SHENG MING



感  
謝  
生  
命

曾新 / 著

# 怀旧之美

——曾新散文集《感谢生命》序

请原谅，我这篇序言得先从尼采说起。

尼采，这位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德国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又是一位天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在以文学和哲学双管齐下猛烈抨击、批判西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并公然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却在哲学上提出一个著名的“永恒轮回”说。

尼采的著名哲学著作颇多，如《权利意志》《悲剧的诞生》《善恶的彼岸》《道德谱系学》《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等10余部。但他最著名的一个哲学命题“永恒轮回”说，却是通过一部题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哲学小说提出来并加以深入阐发的。尼采这部巨著的风格及写作方式，有点类似于新约《圣经》和《柏拉图对话录》，也类似于苏格拉底哲学作品里经常以自然现象作为修辞和讲述故事的那种语调及手段，特别是通过描写查拉图斯特拉（即琐罗亚斯德教的创教先知）四处进行哲学演讲的旅程，以及各种各样听众对于其哲学思想的反应，十分生动有趣地讨论并含蓄表达了尼采自己所理解认同的所谓西方文学及哲学传统，从而提出并论证了他自己关于“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理论，还第一次使用了被后人广泛沿用的“超人”（Übermensch）——这个词导致了尼采在之后的所有著作中继续使用它，并系统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超人”理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后，在西方读者中颇受热捧，影响巨大。但是里面所提出的核心理论“永恒轮回”（Lehre der ewigen Wiederkunft），由于在描述书中人物对此理念不同评议的模糊性及矛盾性（倒像是尼采有意为之），则让当时的西方学术界深感茫然，无从评议，故大都采取无视或冷落的态度。

后世的学者包括文学家，虽然相对说来，比较重视对尼采这一“永恒轮回”学说的议论与探讨，却依然对其充满了困惑与纷争。

孰是孰非，这里姑且不去管它。我所要着重强调的是，比尼采晚生了整整84年的当代法国小说大师米兰·昆德拉，他有一部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恰好也是像我一样，有意将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当作开篇的话头。

米兰·昆德拉这部小说共分七部（相当于通常的七章），其中有两部——

第一和第五部——标题都叫“轻与重”。大约也是想略微模仿一下尼采的哲学小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手法，貌似以哲学眼光去探讨人所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重，以此来展开小说的情节。

而且他开篇第一句话，就直端端冲着尼采的理论说事：“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让不少哲学家陷入窘境……”接着他写道：“想想吧，有朝一日，一切都将以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且这种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这一谵妄之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米兰·昆德拉并没有立即回答他所谓尼采的“谵妄之说”意味着什么。但从后文的述说来看，他显然觉得，以“永恒轮回”之说来解释宇宙和人生，是非常荒谬的，而且如果此说成立，那将非常可怕。他举例说：“假若法国大革命永远地重演，法国的史书就不会那么以罗伯斯庇尔为荣了。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的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变得比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一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和一位反复轮回、不断来砍法国人头颅的罗伯斯庇尔之间，有着无限的区别。”

所以，米兰·昆德拉接着写道：“永恒轮回之说，从反面肯定了生命一旦永远消逝，便不再回复，似影子一般，了无分量，未灭先亡，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是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也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对它不必太在意，……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能去谴责吗？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哪怕是断头台。”

不再往下征引了。我此刻最感慨的一句话，便是他那“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

因为，我从曾新此前出版的《绿色情节》、《漫步西城》和现在的这一本《感谢生命》等三本散文集里，所深切感受到的几乎全都近乎于米兰·昆德拉所形容的“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哪怕是断头台”这样的意象和理念。

不论米兰·昆德拉在写出这句话时，他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总之他在客观上传达出了一种对于不论在当初是美好的还是残酷、艰辛的人和事，一旦时过境迁进行回忆描述时，极容易生发出一种温馨感人的意象和氛围。这恰恰是一切美妙的文学作品所共有的一种特质。它既涉及哲学问题，又涉及美学甚至心理学问题，就必然会反馈到文学艺术之中。

曹雪芹历经昔日“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家庭溃败惨剧之后，用他那“传神文笔”呕心沥血写出来的《红楼梦》，岂不正是在表达一种“怀旧的温情”么？——哪怕是对于“花落人亡”的伤心之地，哪怕是对于像王熙凤这样罪孽深重、可恨亦复可怜之人，不也全都和作者所深爱的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及元、迎、探、惜等等一道，被笼罩在一种类似于“橘黄色的落日余晖”般凄美的怀旧氛围之中加以悲悯地描述么？

在阅读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郭沫若、曹禺、端木蕻良、

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萧红，以及当代作家莫言、刘恒、苏童、王安忆、毕淑敏、严歌苓、贾平凹等人的优秀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中，以及此刻我所要谈到的曾新这本散文集《感谢生命》中，不也同样令人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怀旧的温情么？

于是我把一切优秀文学作品所突出体现的这一审美属性，名之曰——怀旧之美。

如果暂且抛开以上提到或未曾提到的国内一流作家的作品不谈，在我所熟悉的故乡作家当中，曾新的小说、散文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性，无疑是最为炫目最为迷人的。

而据我观察，这正是由于曾新这位作家非常独特的家庭及个人经历；以及他从小痴迷于文学、在任何艰难困苦或世风诱惑的生存环境中都不改初衷的长久磨练与坚持；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社会中较为罕见的——一个真正是由朴实、温馨且不失睿智的几代“多亲家庭”孕育而成的健全人性和侠骨柔肠、热情如火等诸般优良禀赋折射到他的个人生活及文学作品中，所自然绽放的绚丽花朵。

谓予不信，请读者深深地读、细细地品——深读细品曾新这本在他已发表的两百余万字文学作品中也许并不算厚重的一部散文集《感谢生命》。

从中，你可以非常深刻地读出他的文字之精致隽永，情感之笃厚真挚，怀旧之纯美温馨。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有更其典型突出地折射出曾新文学艺术才华的重头之作脱颖而出。

我们热切地期盼着！

邓遂夫

2015年3月2日晨

于蜀南释梦斋

# 目 录

---



祖 母 .....	1
我和我的求索 .....	3
吊钟海棠 .....	5
人生舞台 .....	7
一 次 .....	11
阳光的女儿 .....	13
红 雨 .....	15
大 姐 .....	18
芦蒿·洋槐·摇钱树 .....	21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	24
老树·滴雨·盐 .....	26
生命的长旗 .....	28
感谢生命 .....	30
母亲走了 .....	34
秦皇岛外 .....	38
漫步在天安门广场 .....	40

美哉，无庙的山	43
过山号	45
含英咀美瓶儿兰	47
杏 笛	49
池鱼思故渊	51
铁核桃	53
美发的故事	55
质丽无须借名声	57
如果给我一片土地	59
雪山的暗示	62
难忘“七里半”	65
艺兰初识	67
一只黄毛鸡	69
真君子	71
苦 旅	73
杜宇一声春晓	77
保 娘	80
两头鸟	85
一怀心曲忆边城	87
垂 钓	90
我在硝烟中诞生	93
夜语无声	96
椽笔春秋	98
乐在青山	100
火鞭子牛肉与金陵板鸭	102
我的文学梦源于《红楼梦》	104
考 试	107
拾羽夕佳山	109
白色小瓷坛	111

尘封的明珠·····	113
川西古镇·····	118
父 亲·····	121
换 笔·····	122
洛带行·····	125
庙坝的磁力·····	130
三多寨，久仰久仰·····	132
神奇的高山井·····	135
享受“暴走”·····	138
一张小圆桌·····	140
于不经意间·····	142
紫薇花·····	145
相见恨晚豆沙关·····	147
上桥的记忆·····	151
永远的文学·····	153
珍藏那一段情缘·····	155
我伫立在庸公闸·····	158
西昌之旅·····	160
熊家沱·····	163
“活电影”之梦·····	165
华丽的架架车·····	168
老师，你这光荣的称谓·····	170
那个黄昏·····	173
袜子石这条古街·····	176
寻根南溪·····	178
璧山行·····	183
六月荷花满池开·····	185
层林尽染奶子沟·····	188
凉糕的故事·····	193

论剑春风铸真诚·····	196
三万粉丝的背后·····	202
书 柜·····	204
我玩过的照相机·····	207
袅袅仙风道士洞·····	211
八姑寨，我来了·····	214
若尔盖，你博大的胸怀·····	216
造化奇观，人间苦难·····	220
一条破棉裤的故事·····	224
跋·····	227



# 祖母

春节，一瓶“贡酒”倒出了我好多好多的思绪。倒不是因为酒的醇香，而是因为那盛酒的陶瓶的纯朴锃锃的釉色。它多么像四十五年前那位白发苍苍的女人递给我的那只海碗的颜色啊——

一片“亮壶釉”色（棕油色），耀亮我一抹永久永久的记忆。它将我深藏于心扉深处的那位凄苦而热烈的女性——我的祖母再现于我的眼前，那么清晰那么生动那么亮丽——

四十五年前的一天，黎明。我的母亲收拾好一个帕袱，领着我和弟弟悄悄地走出了贡井狮子湾那间破旧的串壁房子。从母亲神秘的鬼祟的动作里，我明白她生怕住在距我们家十丈远的她四姑我们叫作姑婆的女人知道了。我们此行是去探视我们的祖父过世后“改了姓”（改嫁）的亲祖母。因为我姑婆认为这“改姓”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不允许我们去“认”我们的祖母。是故，母亲很神秘，我们也跟着神秘起来。神秘祖母的住所，神秘祖母的像形，神秘祖母的亲生子我去世不久的父亲，神秘祖母改嫁冯家的人们……

那年我七岁，弟弟就更小了。我们“三娘母”走过虎头桥，爬上牛栏湾，翻过土地坡，穿过自流井大街，正艰难地走在今儿叫市委大院的“南北院”间的羊肠小道上。母亲不断地鼓励我和弟弟说：“祖母的家快到了！”弟弟时不时焦眉烂眼地问：“娘，还不到哇？祖母的家在哪里嘛？”母亲答：“在肖家山，就到了！”我说：“你让祖母搬回家来住嘛！不是说冯爷爷也死了吗？”母亲不做声，只顾一手拽住弟弟一手拽住我往前赶。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怎么样，只觉得汗水浸透了我的背心，脚酸得拖不动了，可看着弟弟虽也疲倦，却还坚持着，我也有劲多了……

肖家山，在当年叫作大坟堡的地方。一条“毛狗路”引导我们趋向一口四

围芦蒿一鉴绿水的小堰塘边的一座色泽斑驳的串壁屋时，母亲兴奋地告诉我们，祖母的家到了。祖母穿着“二马驹”（倒长不短）毛蓝布衫，正坐在门前的一条竹凳上绩麻（搓麻织布）。见我们去了，她迎过来，稍稍定睛即搂住我们母子仁直喊：“儿呀！我的儿呀！”于是一滴滴泪就热了我们的脸蛋，凉了我们的脖颈——在这些热热凉凉的泪珠儿中，我已分不清哪是喜的哪是悲的哪是祖母的哪是母亲的哪是我和弟弟的……

我的祖母，赶忙扯起一把柴草塞进灶膛里，燃起来……

我的祖母，端上一碗茶来。

啊，那涂着“亮壶釉”的浅浅的土陶海碗里，漂浮着几片茶叶，晃荡着半盏淡淡的茶水——

我们都渴了。

我们都喝了。

好甜哟，

好苦哟……

吃午饭时，我的视线老是落在这上了“亮壶釉”的土碗上一动不动。不知何因，我非常喜欢那厚重深沉的釉色。许是祖母看出了我的心事，临别时，她把一只“亮壶釉”的碗塞进了我的怀里……

自此以后，每年母亲都要去肖家山看一回祖母，而我和弟弟都没能去成。不知是因为我们要上学，还是因为那次从肖家山回来，我和弟弟都病了一场？

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一天，么叔（祖母改嫁后生的儿子）突然来到家里，“砰”的一声跪倒在我母亲面前。当时我正捧着祖母给送我的那只碗在喝水。倏地，我的手哆嗦了一下，碗掉在了地上——么叔头上白布孝帕告诉我们一定是祖母去世了！我们都哭了！母亲跟着么叔去了肖家山。

记得，母亲去肖家山的那几天，家里只留下姐姐、弟弟和我。公用一间堂屋的好心的邻居我们叫保爷保娘的，每天晚上都要给我们说：你们三姐妹不要怕，有什么事情喊我们。他们这样一说，反倒增加了我心中的惧怕。

三天以后，母亲回来，早已有丝丝白发的头上多了一条白布孝帕……

——此刻，我多想去肖家山看看，那口堰塘那串壁屋还在么？尽管我早知道而今的肖家山已是楼宇林立，路径敞然了，但是，我仍然觉着，凭依这一抹锃锃的“亮壶釉”色，在那里我们定然能够再次见到我的祖母——一个身材瘦削，“精精湛湛”（四川方言：形容人精神好），在20世纪初就敢于挑战世俗而“改姓”的女人！即便连我的母亲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姓俞。

1993.1.28

# 我和我的求索

属蛇的我，一生中除去自认脑子不笨就是贫穷和坎坷。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事物总是相生相悖的。

我五岁时即每日早早离枕，跟随母亲于贡井平桥炭坝头拾煤炭花。我八岁时就胸前挂了满提篋的炒胡豆于筱溪街市上叫卖。只有在我七岁那年，邻居杨保爷怜我求学心切，帮我向我家隔马跳溪（即今金鱼河）相望的石海井的塾师谢交了半斗米学费，我才得以拜倒在孔圣人的足下。半年下来，我整整读完十大本书而茅塞顿开。周围的人们都说我是什么“神童”。我虽然不知“神童”的全部涵义，但我知道那是夸奖的话。心里也就舒坦。

其实，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的母亲尹桂蓉（下嫁到曾家后叫曾文举）。是她在我三岁时就把她从我在南溪乡下教书的大舅那里带来的一本《增广贤文》传授给了我。此书给我的印象极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几乎还能背诵：昔时贤文，诲汝谆谆……

共和国诞生那年的十二月，解放军到了贡井，驻扎在天禄堂、齐昌视等处。我跟从大姐提着炒胡豆去叫卖。解放军很和气，总叫我们“小鬼”。见我们衣衫单薄，就问我们冷不冷？问我们咋不去学校念书？这时我和大姐就会眼里噙着泪水默默地走开。

那时仅读了半年旧学的我断断没想过我还能读书，写文章，教书，甚至进行文学创作。

当我又有了读书的机会时，我即如“饿狗抢屎”般地拼命去读了。读小学时，一次作文中我发誓要当作家，要写我的童年，写二姐的天折，写我的父亲的早逝，写母亲的挣扎，写母亲、大姐、弟弟和我我们一家四口的亲情……认真说来，这篇作文是我今生真正的“开笔”之作了，教我们语文的班主任曾恕

年先生将它在班上读了，赢得了掌声，还赢得了年轻漂亮、身材高挑、常常穿一件蓝洋布旗袍的怨年先生的泪水。

上中学后，我成了图书室的常客。几年中囫圇吞枣地读了屈原、李白、杜甫、鲁迅、郭沫若、普希金、海涅、拜伦、巴尔扎克、黑格尔和康德，同时读了我的孙贻荪姐夫和培芳大姐从外地邮给我的一些文学期刊。在文学老师钟心国的引导下，文学殿堂成了我的梦境，文学仿佛成了我的第二生命。尽管我非常喜欢音乐、绘画和书法。

我的最早的“作品”是民歌和打油诗，后来写民间故事、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尤其钟情于散文。特别是在《散文》月刊和《电影世界》上发表了散文作品之后，我的“爬格子”欲即一发不可收拾了。十余年间，我在省内外近30家报刊上发表了民间故事10余万字、小说20余篇、诗歌50余首、散文300余篇，并有散文集《绿色情结》出版。好些作品在省市获奖并收入一些选集。

我的创作之期正是经济大潮席卷，“钱”的光泽极力诱惑着人们之时。一段时间我曾任一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可我仍笃爱文学，从未有须臾的动摇。我把我除了谋生之外的几乎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整个内宇宙奉献给了文学，让她认识我了解我亲近我爱我，我即能蜷缩在她温暖的怀抱里体悟生命的意义了。

市作协副主席孙贻荪先生告诉我，我市的散文作家何青于弥留之际摩挲着《绿色情结》说：“在经济大潮中，曾新坚守文学这块阵地，不为金钱所惑，是非常可贵的。”此话令我汗颜。我只不过是文学上的一只羸弱的“小狗”罢了。然而，我力求我的每一次“吠叫”，都是发自我心扉，都是在传播我的祈望。我力求我的笔管注入于每一枚方格里的都是我的心血。即使我的叫声苍白无力了，我的血脉干涸焦躁了。因为，我知道古有“唐雎不辱使命”，我能辱上苍给予我的“生命”么？

我也万分诚谢我的母亲，是她给了我嗓子和毅力。

此乃今生之我和我的求索乎？

1994.2.6

# 吊钟海棠

近日里，我为境遇而心绪不畅。贻荪兄知道后，来我家闲侃。其间，见我莳养的一盆吊钟海棠开花了，他很激动地说，前些年他去西昌参加笔会时，非常艳羨文友家中吊钟海棠绰绰约约的风韵。那文友即慷慨地赠他几株，捎回自贡来，精心养在盆中置于阳台。可是，它们不但不开花，当盛夏来临时，还一株不留地统统萎蔫了，枯死了。继之，他又从外地捎回过几次，都没有一株活下来。于是，他断言：夏季闷热的此地不宜莳养吊钟海棠。今儿，见我的吊钟海棠开花了而且开得很艳丽，他认为是我创造了奇迹，问我是咋弄的？我说，这花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山岳地带，它生性喜欢通风凉爽又不缺日照的气候条件……话犹未了，他几乎是惊呼起来：啊！大环境！小气候！过去咱兄弟俩咋都懵了？

此刻，我亦像被神仙点化了一般，脑际一树电光，透亮灵明。

是的，在人生旅途中，谁都有可能遇到不宜生存的大环境。这时，如若你想“活”，你认为“活”还有意义，你就得努力创建一个适合你“活”的小气候。吊钟海棠所需要的环境，它自己不能创建，只能遇佳则生，逢孱则亡；而人是在大环境困难的情况下像鲁迅先生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创适合自己生活的小气候的，尽管很难也很累。

于是，我想到了古人。

我素来崇敬屈原。他的才华、诗文、辞令，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崇高追求和坚韧意志，都令我五体投地；然而，在理想毁灭，国家危亡，人民苦难之期，他却选择了“痛不欲生”——自沉汨罗江而死的生命归结，正像贻荪兄的吊钟海棠，在沉闷的境遇中拼命挣扎之后而枯萎了。这是何等的悲壮且为世代炎黄子孙所理解所歌赞的殉国之举呵！

可是，如果抽去时间之弦，或者说忽略时间概念，而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苛求古人，我不禁要问：屈原的这种“死法”算得最辉煌么？固然，这“死”可能比“活”更不“难”更不“累”些。

我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好些人在被贬谪被放逐的恶劣环境中也曾一悖屈原的做法，而另辟蹊径，自创心境自造气候，不仅活下来了，还活得更充实更轻松更“快哉”，甚至还创造了流芳千古的业绩。

唐代，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的改革失败后被贬逐到永州，后到更僻远的柳州。他没有选择“死”，而是走到民间，了解民情，认识社会，潜心创作。在永州，于《捕蛇者说》中大声地喊出了“苛政猛于虎”的黎民心声；在柳州他引导人民栽桑植柳，发展生产，释放奴隶，兴办学校，业绩斐然。

宋代，苏东坡少时即博通经史，才气俊发。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十分赞赏他，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后来，东坡仕途坎坷，在长期放逐中不但没有消沉，而且在直接接近人民的生活、疾苦和要求中，路愈走愈宽，还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在杭州开浚西湖，既美化了湖山，又灌溉了十余万亩农田。真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啊！

今天，当人们漫步在西湖苏堤，或凭吊于柳州柳侯祠和柳宗元衣冠墓的时候，总能想到两位老夫子落魄之期的“心理再创和人格重建”，敬佩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使用”，赞叹他们“境异生不异，为生再作境”的广袤胸襟和博大气度的吧。

鸿鹄大志不能展，燕雀小为犹该存。

不能天马行空，叱咤风云；总可以杜鹃报信，啼血催耕。这不叫苟且偷生，偏安求活，这也是一种奋斗一种抗争一种“活”法，这才诠释了上苍赐予生命者的生存意义。你不能也没有权力轻视它滥用它诋毁它甚至随意结束它。除非上苍要召回它。

吊钟海棠的生命只有适应环境之功，没有改造环境之力，而上苍在赋予人生命的同时就赋予了它改造环境、再创环境的功能。是乃人与草木“生命质”的高下之分也？

1994.6.29

# 人生舞台

## 一

五十年前，我三岁。

我家住在闻名于世的井矿盐场自流井高山井街上。那是一条由石板铺砌而成的仅只一丈余宽的不甚平坦的小街，不过，店铺俨然，人来人往，倒也热闹。我家靠街的一间屋子辟成店面，卖点儿米油纸火之类的生计必需品。一日，我一个人在家门口玩儿时，我发现石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小碗大小的坑，浅浅的，似乎填满了泥土。我好奇地用柔弱的小手去掏里面的泥，好不容易掏完后，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洞来。我趴下去贴耳而听，洞里铿锵有声，似戏园子里的锣鼓。不知趴了多久，忙乎完了的母亲适才发现了我，她抱我起来的时候，如同抱起一个川戏中的“花脸”。她嗔怪道：“你看你！”我说：“娘，我听见了地下的‘扫帚人’在唱戏啊！”父亲忍俊不禁道：“你娃娃的戏也开锣了！”

## 二

四十年前，我十三岁。

我家早已在九年前搬来井矿盐场的发祥地贡井了，住在马跳溪（即“文革”前的筱溪河，“文革”后不知谁个“头头脑脑”心血来潮将其改名为金鱼河）下游的狮子湾。我家在河北岸，门前溪水潺潺流淌，屋后山坡上草木青青葳蕤生长。小河里有鱼儿，山坡上有父亲种植的一棵小柏树。在育才小学上高小的我成绩名列前茅，唯字写得歪歪扭扭，常常被老师罚写字——用毛笔写大字小字。那时几乎不用钢笔，就连圆珠笔都很罕见。班里的男生几乎都蓄了头式，



穿了学生装，而我的头还是“光大街”（光头），穿的还是毛蓝布长衫，衫子是“拣”大人的，显得太长大了，时不时地绊脚跌跟斗。母亲见了总叹道：“要是你爷在世，就不会遭这些孽了。”

### 三

三十年前，我二十三岁。

我已正式加入“谋生族”三年。此间，在贡井文教科和市、区公商联合会的领导下，我伙同几个青年学子创办了贡井民办前进中学（现州中），我担任教导主任兼上初中的语文课，文革开始后我做了校长，这是后话。

那时，创业维艰，教风兢业，学风纯正。我多次当先进、上市报，课余读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读唐宋八大家、鲁迅、郭沫若，更读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同时读西南师范学院函授汉语言文学专业。斯时，偶有“豆腐干”见诸报端。这些都颇似电影《凤凰琴》里的情节。事业上小小的“有成”，算是人生之一大乐事吧！此间，我和仅仅比我大几个月的青梅竹马精明强干漂亮可人也很有个性的表姐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个黑黑胖胖的乖儿子。这算是人生的又一大乐事吧！

有点像古人追求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在此间实现了。

### 四

二十年前，我三十三岁。

两年前，妻子又给我生了个乖儿子，到此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六年前，也就是我二十七岁那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把已升任校长的我席卷出了那所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沙尘般飘落在工厂的机器旁，听金属的摩擦声咬切声和各种口号声批斗声，早已失却了三岁时听“扫帚人”唱戏的那种情致。当时，读“马恩列斯毛”，囫圇吞枣；当理论辅导员，照本宣科；做政工组长，按领导旨意行事，行得要好左有好左，即便违心，即便口头上，所以活得要好累有好累。有时，于蓬荜习画西画抑或和来访之亲友说些心里话，觉得轻松，又觉得罪该万死。果然——在一天下午，我被抄家了，理由是：我“资产”，因为我爱养花，还画裸体女人；我“贪污”，因为我竟然买了一块梅花表……继而，“软禁”了我五十六天。出“狱”后，亲友同我开玩笑，说我坐了个月子（当时女人生孩子法定产假就是56天）。当然这个“果然”的发生是三年以后的“后话”了。

### 五

十年前，我四十三岁。



我仍然呆在那个整过我的厂子里，操起了老行当，当然不是娃娃头，而是参与我们这个多舛的国家拨乱反正后拯救文化上受损的一代人的重要举措——文化补课——给亡羊补牢平添了一条生动的注脚，只是这条注脚的代价来得太昂贵了！上面说我肯干，立了功，受了奖，封了教科长的“官”。惭愧惭愧。

## 六

今年，我五十三岁。

六年前因了一个错位的认可，我在那另工厂做办公室主任期间，极力推行企业管理现代化小有成绩评上了经济师，遂促成了我一个错位的选择：似乎比好些文化人都要先“下海”，承包了旭川中学校办厂当了厂长。不知是我生来就恪守自己做人的准则，还是世人心心叵测？20余人的厂子，一年下来净赚了六七万，我却被“炒了鱿鱼”，而干上了真真的“老本行”——站到了神圣的课堂上……又一年以后，我奉命复归吃了“回头草”。在我和工友们的努力下，这个夹缝里生存的小厂子这只商潮里拼搏的小舢板，不仅没有被挤扁不仅没有覆没，相反还盈利几万元。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又被“炒”了。啊，我在“谋生”之海里“呛”了水，搁浅了，闲下来了，如大戏之“过场”。我在情爱上颠簸了倾覆了而又困惑了，不知这是一场人生“喜剧”还是“悲剧”？托尔斯泰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我难啊！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知我的……但是，没料到，这大戏过场般、悲剧演进样快速旋转的十年，倒是我一生中在“乐生”的事业上丰收的年辰——莫不是“苦难出诗人”——我在报刊上的“豆腐干”愈来愈多愈来愈大，业已连缀成了“田畴”，成了书。我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奖，奖金虽微，奖证却老高老高的一摞。我仿佛深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情爱和舛难是创作的动因，思想是创作的灵魂。

## 七

活了大半辈子的我，感慨颇多——

爱不求给予，爱却往往舍得给予。

凡是背着死后重负而生的人，他生前背的包袱也最重。

天黑时，人的眼睛最亮；环境宁静时，作家的脑海最不宁静。

爱情之树须不断地用追忆和发现去灌溉，才能常青。

美的东西价值高，而价值高的东西不一定就美。

同情正在受苦的人，是对他苦难的加码。

话语的终端是音乐，音乐的终端则是汨汨流于心府的情愫。

登山，涉水，渡海，能激活人类扎于生命深层的与大自然相连的根须。

美是理想付诸实现的过程，固然个中常常与丑遭遇。

不怕得到的，不担心它会失掉；最怕得到的，才最担心它会失掉。